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録

門人黄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聯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侄皆顯宦、而浚獨不仕、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粹、所爲文斬絶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

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為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藐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爲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子以行已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
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
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
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
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非月
悔朔。至哉。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
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
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吾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為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為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

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浚始、浚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韶之言曰、世之誦習香溪之文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
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踐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以之首理學毋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紹興之際宋呂之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拔脚於聲利功名辭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奧開闢蠶叢以爲後學

首路其有功於婺賢甚備至其其著論曰擊夫宋室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輿起之而不徒襲夫拘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郎今心箴一篇刊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大予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龍務志以理學儒林分二類予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憲元史例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金

草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蔭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　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為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而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淩長吏。賤臣輕柄臣。平若未見

其患。一日有憑。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備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勿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嫉。而。益。思。詆。排。顧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

計。勿忽於近而忘塞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傾撥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選著作郎。請省歸奉詔編類聖朝文鑑。黜浮崇雅。採取精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管武夷沖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渟蓄、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

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眾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祠之仍賜諡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瀨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鞏豐石範潘時杜旟夏明誠葉邽汪淳王埜時澐時瀾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鎬時錡鄭宗强暨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詠東萊曰、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旣涵納而淵渟、並滌清而撓濁、浸涵濡於先訓、紬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本之旣厚、而養之深

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循象山之詠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藥疵養粹其爲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爲鵞湖之集其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往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逆覩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旣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訒言所由殊方而其

至於仁則一也。辟之適京畿者。東南西北。皆可至也。當其未至。則各尼所適之一途。及其既至。乃知其皆可至也。聖道不光。異論紛起。向使東萊不亡。必能廓推而渾一之。天不假年。使不竟其所學。惜哉。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見而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隣

興初領州府上中興五論不報因視錢塘喟然歎曰
城可灌爾盍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
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
震奮欲牓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
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
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
人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
郎何澹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
嗛之郎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孝宗知爲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由亮開於官、乃因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諭以爲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

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辭脉。决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道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臣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眞心故也。波流弊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毋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淡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倘來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為淡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為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瞽。乎。究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洗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呑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綫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淤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挺。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畫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能梟棄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旨。故不

是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隙上令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至官論監司選踏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卑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年五十五、充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爲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棐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諡文敎、其弟子爲浦江倪樸、義烏喻偘、喻南强、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偶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得一件暫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永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

同甫之議爲非也、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臺、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政爲公來也。其儁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隷於豨而食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顚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紹興末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

其備斷所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間襄鄧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察輕謀進取以爲足用故曰兵力賑於虛數一患也金之弱於襄曰雖非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今雖將僨於家上其民不死拏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卯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爲無能爲將墮其術故曰敵情藏於間言二患也逆亮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

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援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膀。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已多矣。而平收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凋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支吳抗衡。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太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遂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務馬都丁。有以副使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並加爵祿。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擒旅遂以登壇。李佑擒符遂列帥閫。不知信佑朝貴亦有奇功。今信佑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較少保。賞叔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觖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議則誕夢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

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患以爲塞其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于胥而知所戒懼。湣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爲勾踐昭王者。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爲迂。遠。闊。

體。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烨然、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語於提舉刑獄朱熹、劾罷、主管武夷山、冲道觀、開

講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僻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洩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虎適誣以姦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符付次官。乃摭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污染嚴蘂爲首。嚴蘂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嘗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縑既被劾偕受緋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諭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答曰身爲賤伎即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事寧死决不敢汚蔑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騐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仲友既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

以僞爲也。惟怳之顔。以誠發也。斯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罔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及其倏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惟怳。盍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强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為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為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偽而不慤不恬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天性廉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在予惜之所著書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

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宣公奏議解、與麗賦四十卷、其後諸孫懷薇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貢、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既而得閱當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並及悅齋、輒深相嘆惋、憾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流覽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宋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蘓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皆以儒術為實。娶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為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朱右曰。於呼。世有誣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州。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摘弱。救中淮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悅程朱之學也。而乘間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為通判。復以傳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階好佛。仲友闢佛甚嚴。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乃排仲友至六上章延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謝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子意與存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題唐仲友補傳黃梨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悅齋創爲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

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背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吳正傳不載悅齋於敬鄉錄。婺中學者罕稱之。噫。福矣。彼宋朱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序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州碩學名儒。宋時福清林貢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爲人。而黃文肅公。朱門之顏曾。婺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黃中文有云。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擯斥。著書立說。雖前賢爲論。不棄因循。

其稱許黃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讐斯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爲上饒主簿、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首送之金、僑以爲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逆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嫉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擢之

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喬行簡、皆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衞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憔悴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背竄叛爲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儈帥。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聚賄。以誅進用。朝貢暮召。矜得成風。皆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盗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假援。於敵寇者。動以萬計。發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輙禁渡涉。樓四江

下。雖彼吉賑濟邪。顧若此者。非有所恃。其啟戎開釁。後臣尋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為交易之地。台諫為囊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蔑如也。今元勲大帥挾忍逞悍。偃然玩傲。歸附黠將。賞不府受。令不率稟。私鬻邪。告外交邪。鬭跨處兩間。恃夥為快。其輕朝廷無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師之者不以正也。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敦詩書者治戎。屏汙瀆之風。

消僭競之釁。戢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爲之改容、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之、爲遷工部侍郎、辭請堅、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呂祖謙、而僑獨師朱熹、熹之學。黜於慶元。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漱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

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若約人所不堪。嘗著敝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征。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之感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中徹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固辭不受。僑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臣傳
王世傑、龔應之、朱中、而葉由庚最著、

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魏玄成何以遠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稟於天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中言誠而略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理罔可該也。何必兼舉哉。夫分析求義逐字講貫體驗。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者。朱門之的傳也。僑之外、吾婺朱子門人曰、杜斿杜旝、皆伯高弟、王瀚、王治、王漢、皆師愈子、王介、潘友端、潘友恭、潘友文、潘履孫、皆金華人、傳定、郭津、李大同、馬仲玉、皆東陽人、韓豐、武義人、應純之、永康人、

葉由庚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家世宦族、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四方人士、多集

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夙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祖述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日。基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為論議

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畫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蓋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

思按通齋之論亦有未備北山以太極補先天之未倫者以太極盡於修之一言而先天北參象之自然不及工夫也殊不知先天固未嘗無功也先天圖坤遇震爲復謂之天根乾過異爲姤謂之月窟天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月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學者善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嘗念攝持翕聚保合不雜於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姤復循環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此聖人之心學邵子所謂天根月窟頻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乃先天之學也通齋不明邵子先天之學藏有修吉悖凶之義而但泛言先天圖與太極圖之不同恐不能破北山之疑也

栢又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爲之傳、整比成卷、貫之由庚、由庚則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

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
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𡚁。
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今第一卷首條。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
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
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
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
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聖經。唯以孔子格
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
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

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其栢皆深服其言。出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研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儐贊。奠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蒸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將其知

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謙、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擁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道譽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前至元巳卯、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選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庚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纔學便須有用力處纔用力便須有得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

以言誠意哉。通齋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宋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澹。得。學。之。醇。栢。通。脩。絶。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此。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遇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柏、皆嘗訪道於與立、與立一見基、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柏亦有就正於攜堂船山。粗識伊洛淵源之語。柏一日、造與立、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儆曰、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嶔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悞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嶔巖。淚謂途言。或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與立不無淵源之功。與立嘗作

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窓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羈宦。僑居瀔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嘯咏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賈似道諭闕道過金華金華人士作傲以拒之勇使入境以汙吾地推而遠之惟恐其或浼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爵為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黄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造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旣歸危坐一室萬卷横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奥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已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

梁、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責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劇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蒙之而不能識其面、君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脩然水竹間、鮮有如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晩亦不過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辨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栢、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

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

銘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益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郞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牀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眞則一切皆眞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聽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秉高明負志倣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擕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的傳郎徃從之基見栢甚

喜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毋見基歸充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爲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謁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閴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敬友

家中年同處、盍盡和孺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祇無間、從予仰弱齡好學、知所尊事、使與同居一門、自爲師友、收合宗族、規模　遠、懦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友殯之、且爲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廸之、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遐其躬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席延聘栢以北山為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乃稍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為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緯之請主上蔡書院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須也。天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爲永式焉、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爲己任、歸而講道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而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邃、精力清强、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之常、乎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經爲位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概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見左傳鄭駟十六作鄭

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淫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之可乎、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于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畜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曰文憲、

論曰、魯齋之學。爲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相廷異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肖父。但得其一點眞骨眞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泥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脉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埜也潤之

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質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荐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冰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明、有浴沂咏歸氣象、彼以貌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
潤之、北山卒、栢謂金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
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
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絰於內、而加生絹於外、
絰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
曰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
潤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
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
北山、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
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

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析不從、竟用巳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爲儒。鰓鰓焉行一禮。而恐爲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若喪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爲中論。然魯齋之意决。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從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己見則泗上塚旁爲爭競之藪矣君子居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議既有定即不合於己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己見不從則委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從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同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有已也楓山不爲別白曰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爲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頴敏、智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栢、請問爲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

又刪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遂、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充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蓋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既生有膚秉、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承響接、肅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察脈投

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乎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效、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居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日急、當軸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奇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備述海船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運水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爽、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稔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臺

書院、履祥不却、至則爲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爲之摅發仁義之奥、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旣歸築室仁山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頌法、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師、患難扶持、死喪賙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旣而魯齋卒、履祥率門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隸、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勞問

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曹操、辭曰、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囘。天。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翔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十二、其後門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諡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辦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可謂得為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卽見之。志一定而吾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卽覺之。見非禮之色。志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聽。非禮之言。志立則勿出。非禮之事。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孝。則不屑為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為不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為不忠。交朋友。志欲盡信。則不屑為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

志狹也志立則能容忿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忘爭忿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卽爲持敬志常存則不放卽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獘叢生如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婺學之要其在是矣

許謙 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本京兆之與平、宋元豐間、始居錢塘、仍徙婺爲金華人、父觥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子嗣、即謙也、謙秉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輙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燬、貢士君相繼殁、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有頃、履祥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

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中之爲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揆夫中而用之。履祥歿、謙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衆、身在草野、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勾巳而行、謙知災在吳越、是歲果大祲、謙憂之、貌爲之瘠、或曰、先生之食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

遺逸、皆辭宏備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眚屏居東陽八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之士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則理之本貌恭進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益有善當與人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每高論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教制爲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

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婁虛。而遽自尊大。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殫盡、隨材啓牖、而其出無方、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人子弟、望廬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即其家、訪以政典、隨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臺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於朝、鄉闈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當大比、誘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爲名高、顧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爲主○常瞑目靜坐、晝之所爲、夜必書之、疾革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暮年僦屋以居、饘粥不給、門人呂權、蔣玄、金涓、將爲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塟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即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纂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幾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爲大官、而死於法、

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名元來、即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丙午五

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歛。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爲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爲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爲祭酒垂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錄殺元在韶、即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

圖以相傳示云、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光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肅黃榦。再傳而為魯齋王氏。三傳而為仁山金氏。四傳而為白雲許氏。北山精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鄒魯之目云。

胡長孺

劉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劉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八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絕出於世、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撰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

公家氣燄熏灼、即遣給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使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伻左右潛偵之、卒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祈福、一嫗失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

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吏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辯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奈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辭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旨然、立命聽賑、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遍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

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關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頗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書法精出。僅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鷰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號之、為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鬚、脣齶掀而不閉、鬚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逝化乎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橐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董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濓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身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憑國史刋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雜出於他書景濓先生去汲仲不遠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爲歌詩淸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眞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爲巳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宮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予、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戸不出、師道單

騎捜行、捕殺傷人縱火者、衆兵譟曰、録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録事在此、敢殺者前、衆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墉之內無饑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贓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即於衆中指出之、衆以爲神、所全活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列其治行於朝、入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舘之士人人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沉、皆世其家學、而沉尤有名、入明爲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治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質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閒迺守洪遵始爲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

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葢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没、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是誰之責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法者、爲敬鄉前錄、繼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爲敬鄉後錄、迄今金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裁於師道、然敬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維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肩與政、不但不錄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宋潛溪、王子充、蘇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宋公且爲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暨戚雪崖、阮霞嶼、諸公出、則盡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褊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而婺中人物賴以不亡、如賈刪定、杜文學、諸疏、皆旁搜家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册、其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治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婺賢中未易多得、章文懿作蘭谿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瀫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即理學、其文學傳、即蘭谿志之儒學潛溪立例甚嚴、即其師如吳立夫者、向不得與正傳並

朴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樵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微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蘇、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來羣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晜子屏公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毗隷莫不俍俍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竪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曆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穣十為枳有穣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穣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樵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爲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溍、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爲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眞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攣、晝夜扶持、歲久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爲俯吸而出之、屏弘殺、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蔬衣菲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廪粟以賑親故及閭里、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爲幸、下至輿臺眂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趺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死可矣、翛然而逝、

論曰、趙香砂述史傳云、自朱呂倡學東南、學士承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力詣者、各以所造自成學、若蜀資州黃澤、金華陳樵、最顯名、樵好學有邃

悟、著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燬於兵、其書多不
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爲隱逸而
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
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
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椒之解、
節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眞
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
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去年於
徐氏家譜、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
以三月而違、顏子於仁尚未安、孔子不可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審、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偹、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 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説偹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

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名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

郎祖幹與香溪滲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質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

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恒稱師而不字、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敝、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爗爗、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公焉、曰朱、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朱公斃於蜀、范公奄奄、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倣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方公一代鉅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觀古人爲不足以觀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自其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敦九族舜厚本支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

敎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爲
道學而道學衰矣